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中庸一

中庸名篇之義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二義包括方盡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發之中就經文上看亦先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先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

以先閑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時中

在中之中與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體彼是尾

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

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

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謂中者天下之

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

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

若是奇羞異味錦綺組繡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為定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中矣公晦問中庸二字舊說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著曰此其所以粘著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吒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

以相成

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様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即誠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著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

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問道之常變舉中庸或問說曰守常底固是是然到守

不得處只著變而硬守定則不得至變得來合理斷然著如此做依舊是常又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著還他一箇常變自是著還他一箇變如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却又皆以為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處只得變變得是仍舊是平常然依舊著存一箇變

向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與叔初本後為博士演為講義先生又云尚恐今解是初著後掇其

要為解也又云呂中庸文滂沛意浹洽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曰

呂氏飽滿充實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曰

與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

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云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程子

諸子說處尚多猜

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某為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以上語類十二條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曽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

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為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

不及為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别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荅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横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别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

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某之友會稽石君憝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某序之某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某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没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

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某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無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

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髙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逺自邇登髙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荅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為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右總論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

問率性之謂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以率性便作脩為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

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之否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性善只一

般但人物氣禀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

萬物禀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又曰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

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夭殀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以上語類七條

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

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諭反謂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為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

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為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某之所疑者答胡廣仲

禮樂刑政之為教如寒暑生殺之為歲此何所疑若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申商矣此類更宜寛著心胷子細推驗不可只將尋常小小意見

窺測也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亦可見矣答楊深父

○以上文集二條

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向來從龜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舊亦不曾為學者說破曰向來亦是看得太高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

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

問日用閒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

頭處只是普遍都用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殺心事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只說己自知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

問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己不睹不聞

處只是諸家看得自不子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

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又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

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略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着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来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

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闇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

呂子約書來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只管滾作一段看某答他書江西諸人將去看煩以其説為然彭子壽却看得好云前段不可須臾離且是大體説到謹獨處尤見於接物得力先生又云呂家之學重於守舊更不論理德明問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道之體段如此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然下面君子戒謹恐懼君子必謹其獨方是做工夫皆以是故二字發之如何滾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

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密者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存養工夫莫見乎隱以下是檢察工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懼戒謹做存養工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意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箇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

問林子武以謹獨為後以戒懼為先謹獨以發處言覺

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静静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内謹獨是由内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

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以上語類十二條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卻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

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功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内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

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粗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答胡季隨

問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目而謹獨者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爲二事也今曰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雖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獨固欲學者用功轉加切近云云若末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分爲兩節雖可以各

相附屬然前一節謂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謂

已之所有則猶有迹比之已之不睹不聞則又有間

矣今以人之所不見為謹獨意雖切而反輕以不愧

屋漏為不睹不聞則又幾於躐等曰來示所疑中庸

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之說尤省力而有味

但以上文考之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

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

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謹非謂不戒謹乎所

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别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說則既言不可須臾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偏言唯隱微為顯見而不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即將上句亦說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礙且於

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某之本意却不如此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為已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渣滓矣蓋首章本静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謹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别即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答吕子約

問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當此之時一豪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已發之後蓋指已發之時對未發而言故云已發之後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功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答胡季隨

問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未發之前無一豪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說到遏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處不放過即是遏

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說自見端的曰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一事而實相為用也答胡季隨

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此數句是答胡季隨〇以上文集五條

共父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

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

酬酢萬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

則事得其宜不相淩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

其九一不中節則為不和便是有礙不可謂之達道

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中節曰學者安得便

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此所以貴於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不學

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為難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汎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絶了或曰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静則全別動亦定静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曽主

靜看不曾知得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静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自

然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僧家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便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滚若以為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曰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質昏濁為私欲所

勝容來為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乖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氏求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逐日未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

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他合下把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口說去信脚行去如

何會中節

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中間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

問渾然不待勉強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事有箇恰好處因言營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性情之變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謂之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未說到義理涵養處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審察

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說得亦好

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恁地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

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問中庸或問說未發時耳目當亦精明而不可亂如平常著衣喫飯是已發是未發曰只心有所主著便是發如著衣喫飯亦有些事了只有所思量要恁地便是已發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曰喜怒哀樂如東西南北不

倚於一方只是在中間又問和曰只是合當喜合當怒如這事合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三四分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為合當喜怒天下以為合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而今不必說得張皇只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夫却在致中

和上又問致字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也大段著脚手不得若大段著脚手便是已發了子思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已自是多了但不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只是略略地約住在這裏又問發須中節亦是倚於一偏否曰固是因說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

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之分定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時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學之為主者事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曰即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三公燮理陰陽須是先有箇胷中始得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

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

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

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

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

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於家便得天下以仁

歸之為有此理故也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以上語類十九條

問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曰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答張元德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

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吕氏直以率性為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為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荅林擇之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或曰且只靜觀愚謂此問甚切惜乎荅之不善也葢曰靜觀則固為已發而且與之為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間其旨深矣記疑

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荅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

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知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

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與下篇多同今兩存之

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

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又云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又云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又云性道

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云中性之德此為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

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

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吕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蓋答書時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

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静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静為本爾周子所謂主静者亦是此意但言静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

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

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為如何已發未發說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翫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

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葢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葢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

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答張敬夫

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

乃所以為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説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為宗無乃自相矛盾耶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葢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

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答徐彥章

以未發為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

答呂子約

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

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録前後差舛都無理會

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為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据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為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強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

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 答呂子約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

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黙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

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
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
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
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
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葢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
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惟
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
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

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稾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中和舊說序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觀其氣象自可見答呂伯恭問

龜山中庸

問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亦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一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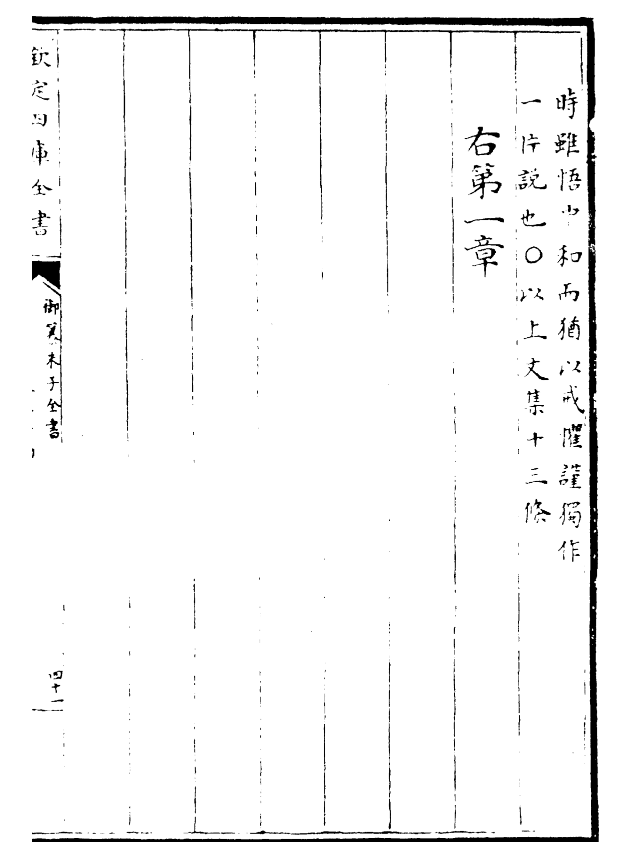
荅胡季隨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敎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脩道之謂敎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慎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然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為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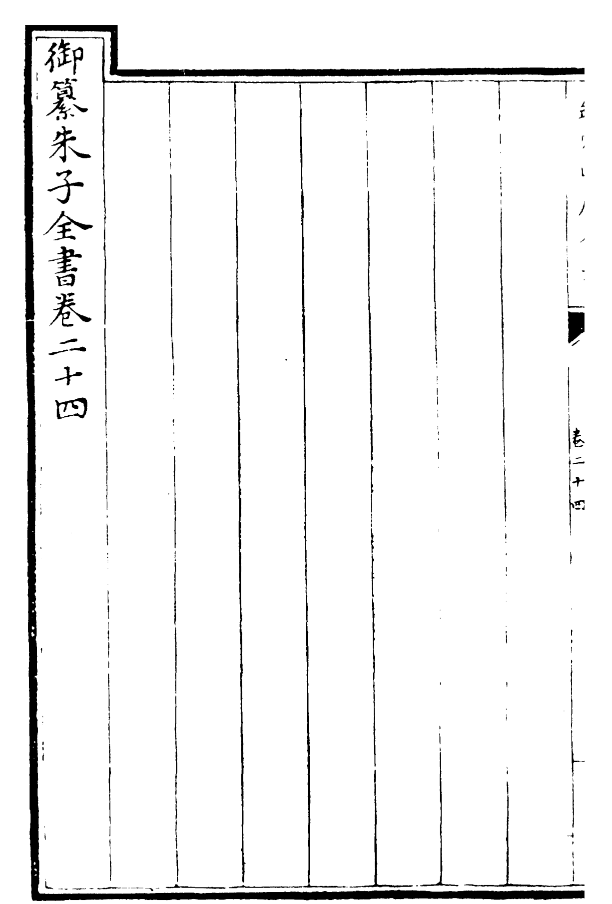
其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内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中庸首章説○按此説戒慎兩節是朱子舊稾蓋此



時雖悟中和而猶以戒懼謹獨作

一片説也〇以上文集十三條

右第一章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五

中庸二

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

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為善者君子之德

為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

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處中曰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

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曰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

詩無斁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又曰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為伯某甫可以釋所疑子思不字仲尼之說 以上語類五條

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答呂伯恭文集

右第二章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所以不

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

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縁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

舜聖矣而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

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固賢矣而能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四章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

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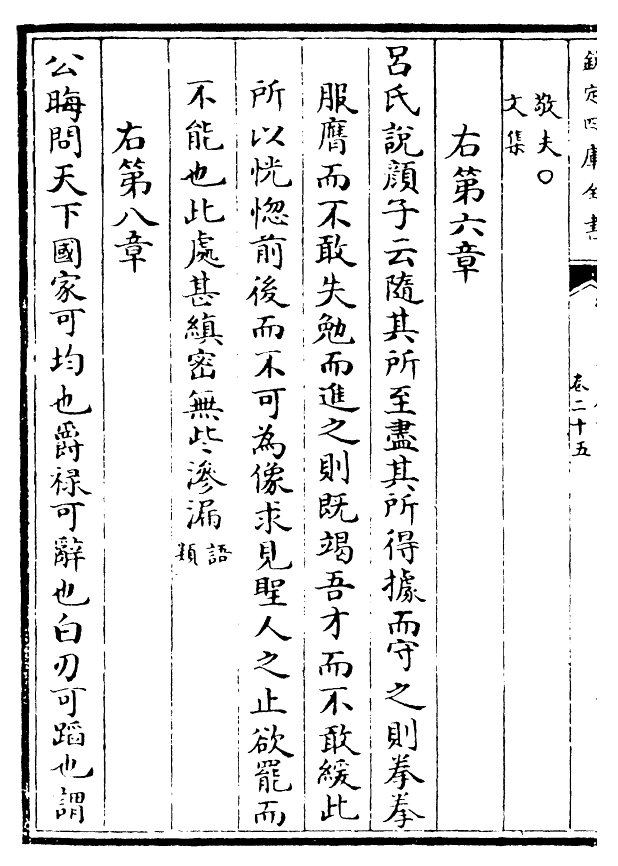
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十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爲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

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豪之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一善之或遺

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强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手行將去夔孫録云問舜

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又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以上語類五條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答張



敬夫○文集

右第六章

呂氏說顏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處甚縝密無些滲漏語類

右第八章

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

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豪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别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恐誤爵禄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

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

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沽激豪釐之失謬以千里如何不是錯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九章

問南北方之强是以風土言君子强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

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强是所謂不及乎强者未得為理義之强何為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强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又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

至死不變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强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十章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索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鈎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誤作素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

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素隱行怪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

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一章

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

費而隱者就道上說

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

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

及其至也程門諸公都愛說玄妙游氏便有七聖皆迷之說設如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如何分諸公親得程子而師之都差了

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竊謂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問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作聖人不能先生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

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量

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思之頗看得透侯氏說夫子問禮問官與夫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為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說著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皆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之類真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為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是聖人不敢以為能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以上語類五條

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

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曰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答徐居甫○文集

鳶飛魚躍某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悚動人處

廣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為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説得如是實

問上下察是比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閒以上語類三條

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

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為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為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為隱此為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晝但想其意不如此耳答王子合○文集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

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為盖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與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二章

問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莫是一章之綱目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

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别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

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

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别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别處討

蜚卿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

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閒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以上語類四條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答鄭子上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與大學絜

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答徐彥章○以上文集二條

右第十三章

問鬼神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遺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

鬼神作主將物作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作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作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

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

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

鬼神之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遺非為人心能誠則有感應也

問中庸十二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三章言人之為道不在乎遠當即夫衆人之所能知能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當隨其

所居之分而取足於其身曰此兩章大綱相似曰第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費而隱蓋論君子之道則即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以上語類六條

祭義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

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體物使人兩句更須深體又來諭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偽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揜乎昭明君蒿悽愴疏說非是昭明謂光景君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淅如漢書云風肅然者穿我

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今且先看今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

答歐陽希遜

問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

人以為神則神人以為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為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為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為不智故為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又其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為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曰記得論語

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却有理

謝氏論語說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苔萬正淳○以上文集二條

右第十六章

問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流散則覆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

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語類

右第十七章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楊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

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問諸儒之說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為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至誅紂乃稱文考為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耶曰此等事

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八章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則有鄉吏一人先舉觶獻賔賔飲畢即以觶授於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賔賔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賔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賔使

飲也諺云主人陪食於賓疑即此意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又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曰固是古人酢賓便是受胙胙與酢昨字古人皆通用

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衆賓齒餘者皆序齒

問呂氏分脩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一

節作述事恐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却似不曾言得此意又問呂氏又分郊社之禮作立天下之大本處宗廟之禮言正天下之大經處亦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享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為能享親意思甚周密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十九章

脩道以仁脩道便是說上文脩身之道自為政在人轉

說將來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己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

友之者所謂等也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

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

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

非真知故也

問智仁勇曰理會得底是智行得底是仁著力去做底

是勇

問智仁勇之分曰大概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

知勇於行又云生知安行以智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

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汎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

或問言前定則不跲曰句句著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

事前定則不困閒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

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他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

以上語類九條

問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文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

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為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
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
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為可
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為可惡而惡之則
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
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
即大學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曰
得之○荅周舜弼 文集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

問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

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

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

箇謹思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

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强是力行之效

漢卿問哀公問政章曰舊時只零碎解某自初讀時只

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遂作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知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鬬湊成章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以上語類九條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

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為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為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他地位其為汎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

以家語為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為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閒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概如此立論深恐終啟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答張敬夫○文集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卻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語類

右第二十一章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

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己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

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

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二十二章

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

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以上語類二條

明則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即謂此也〇答徐彥章〇文集

右第二十三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虚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語類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眹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

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説自不嫌於同矣

程子所説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

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

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

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

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為皆所以甚言其

不足道而深絶之非以不用者為可取也今來諭發

明固以為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

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為說恐又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答張敬夫

○文集

右第二十四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

亦微不同自成若只作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
此兩句只是說箇爲己不得爲人其後却說不獨是
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荅久之復曰某舊說誠有
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
箇合内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
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
便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
事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僞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爲誠之始三月之末爲誠之終三

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便貫通乎物之終始若不誠則雖為其事與無事同

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為無便無亦是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作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誠為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或問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

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功廢曰只為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為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曰然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

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

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

學不厭所以成已而成已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智因看呂氏中庸解誠者自成章末辯論為下此語○以上

語類十條

右第二十五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别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

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

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

家多將作進德次第説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説入裏面來古注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

呂氏説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説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

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二十六章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

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

致廣大謂心胷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豪人欲之私以累於已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

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

不及是中庸

問章句云不以一豪私意自蔽不以一豪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沈墜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逺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

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絶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麽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著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勉强如此其說近於佛老且更子細看這一句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

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朴

實頭亦是尊德性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荅問書請教曰大概亦是如此只

是尊德性工夫却不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

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

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横截斷看問學工夫節目却多

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别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條分作兩截至温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縝密曰溫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

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是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作一件物事尊崇擡起他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他相似這十件相類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

滋養處又問其言足以興興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以上語類十四條

右第二十七章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

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喚作大字上字喚作上字下字喚作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這樣處便縱饒有

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

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他這般做作處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二十八章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語類

右第二十九章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

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著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著在地上

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三十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自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語類

右第三十一章

魏材仲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

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黙契也肫肫其仁者人

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

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

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三十二章

問衣錦尚絅章首段雖是再叙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

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賀孫錄云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絅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

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黃錄無近之以下十字　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

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著布衣裏面著布襖便是内外黑窣窣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葢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李文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正文之義同

不大聲以色只是説至德自無聲色令人説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

問末章自衣錦尚絅説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内首

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内做向外

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

内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

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内聖人發明内外

本末大小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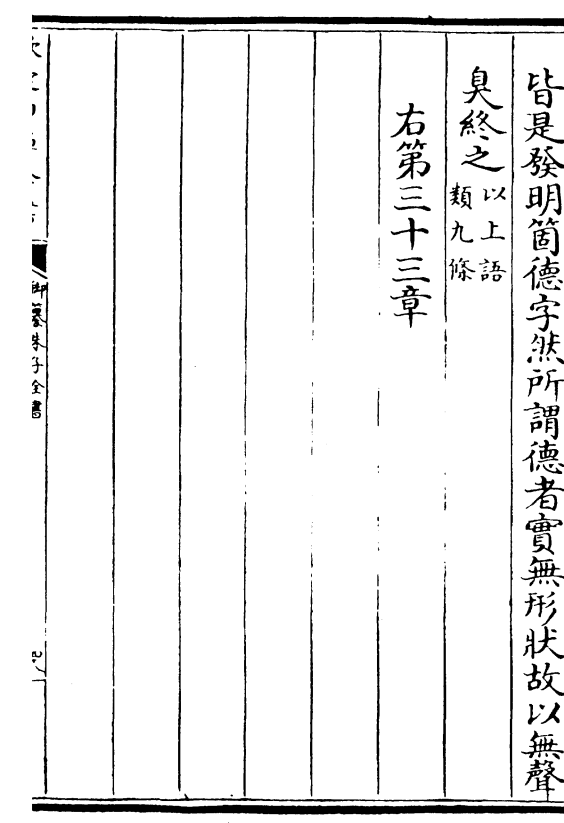
中庸末章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只暗暗地做工

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

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

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身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

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心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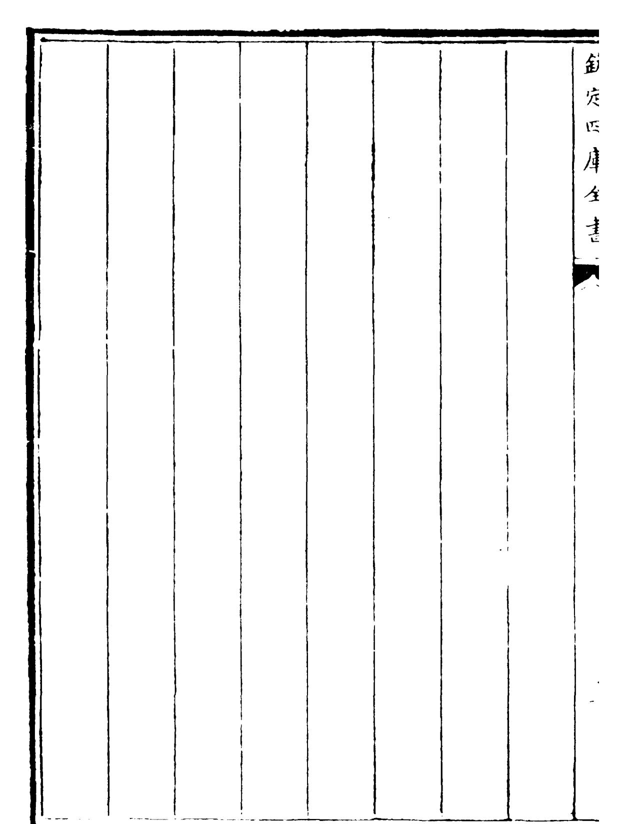


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三十三章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五

謨條第四頁後八行豈是信手行將去刊本手訛
采今改
第十九頁後二行則止祀以天子之禮刊本天子
訛先公據中庸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下文便言親親為大刊本下
訛上今改
第三十頁後七行非以不用者為可取也刊本不
訛其據朱子文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蔣瞻岵